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范熒

鶴山集卷七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江油縣尉馮君墓誌銘

予守潼川日錄事參軍馮君甲有士行予知之未及舉會君命召則以屬諸後至者久而未有聞或曰以疾去矣予未之信也後數年還靖甲以書來曰我先君以開禧二年四月乙卯卒以嘉定八年十月丁酉葬於魏城

縣清泉鄉艮山卯穴今墓木拱矣而未有以銘其竁昔
歲宰備僚吏將以請而弗之敢既而疾病連年幾不能
生今幸少間敢以吾友李茂龍之狀控於執事予執書
慨然曰昔負蔽賢之過未有以贖也乃弗果郤馮氏之
始以畢萬支子食采馮亭為氏至唐有禮部尚書伉四
世孫存官長史隨僖宗駕入蜀占籍於綿長史之孫光
傳以行誼刑于鄉生承奉郎因因生堂堂生汝舟以太
學上舍生同陳伯陽東上書論時政請斬六賊後勸進

應天府廷叱王時雍一時想聞風采與張忠獻公為至交一子鈇以奉議郎致仕贈朝議大夫娶文氏生四子長適之舉紹興二十年進士終朝奉大夫知普州次宜之舉淳熙十四年進士終通直郎次即府君諱闕之字明仲次思復舉紹熙元年進士終通直郎為范氏姑後蓋同産兄弟皆以儒科奮惟君屢試有司不利而著書從游者數百人僅以乾道四年鄉舉該累舉恩授迪功郎則君蓋倦遊矣親黨勉之仕調龍州江油縣尉吾外

舅楊公熹為守首加論薦主管茶事彭輅辟嚴昌茶帛庫不敢吏也留之幕府而師事之改帥安康又辟為屬會以檄歸至漢中之屬邑而卒年六十有四取章氏直菴居士梁之子三男子流先卒次顯臣季甲舉嘉定四年進士七女長適文寅之次章夔一次箕疇次段鎮次樊巽次某某孫男闕人外孫闕人君性端愿事大父母父母以孝著方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諸子環侍東西兩廡簫鐙相望書聲率至夜分朝議即世君之兄弟髮星

星矣哀毁過制終喪兄弟相持泣義不析爨三世聚指千無一間言始楊伯昌子謨為校官虞仲易剛簡為通守皆願交焉士有越足繩檢者或責之則悵然曰幸勿使馮公知前言往行後生不及聞者必縷數之後進有片長動色推奬聞有言人過者正色不顧成都同舍生以竊衣被執君自外至曰非吾衣也釋之其人媿悔卒為善士有亡友之女失身貴人家君袖金扣門請贖以妻名家子其他樂疾賙貧殆不可悉數雖以是貲用日

之居之晏如也方待成江油饟所召君攝大安軍倉官隱陷凡千石有竒撙浮濫精出納踰年償舊逋之半又白饟使以實數聞前官吏咸賴以免而軍饟無闕將士感悅尋又被檄市綠於潼之屬邑吏以惡綠呈白君愀然曰民供軍以自安也今以高直易沽濫是負民負國也盡澄宿蠹仍得善綠在江油不遣吏卒入鄉異時官取魚鹿動千計守貳以次皆有餽君曰廢例請自我始姿敏悟書過目成誦未弱冠謁李知幾石於成都學官

一見改容延之學識嗜周程子書學禁方嚴不肯撓屈
寧文之不售也黎明正衣冠危坐與諸生共講退又反
覆涵泳每謂為學自一念始一念欲萌天地鬼神實臨
之故事親必孝事兄必悌交友必信臨民翼翼惟恐傷
之進趨有度鄉黨會聚君在則譁者寂譊者莊識與不
識望而知其為復菴先生也不事造請張李長繽守郡
欲一見不可後以鄉飲之禮踵門訪君且以文為贄迺
强起焉李公石史公楠李公叔獻君所師也劉公儀鳳

黄公鈞陳公損之章公森李公埜君所友也而李氏情分尤厚君前後著書有復菴讀論語十卷詩解二十卷書傳二十卷易英十卷志銘贊記詩文五十卷藏於家茂龍之狀曰先生之學足以用世而私淑諸生先生之行足以厚俗而官止九品愚謂士大夫出則師保萬民居則父師鄉里其為成己成物一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貪止一人而害貽一國也然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功用

不已大乎況居官則小大相維未必盡如己志固不若淑黨類厚風俗則善人蕃殖所及滋廣也是宜銘銘曰
遇不遇有命行不加居不損有性而況國人被其忠信子孫世其篤敬其為遇則已多雖九品其奚恨

藏脩先生李公墓銘

寶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新通判武岡軍李劉移書言曰劉之王父年三十築室山中以藏脩名堂隱居樂道凡五十有餘年鄉人號曰藏脩先生以紹熙三年正月

日卒三月日葬於所居十里廬墓之原取樂安縣進士周光女有賢德先四十一年卒子男四人琚瑶玖琥孫男十有四人師古萬里好古懷古衷古學古復古振古希古劉存古從古博古曼古孫女三人適進士羅邦達周山父羅煥曾孫男女八人劉於諸孫為晚出王父孩提授書教以孝弟謹信餘力學文王父卒之十七年劉以貧求仕始獲齒名於嘉定元年進士籍今又十有八年墓門之石未識大懼因循歲月無以光昭令德公知

我者也敢徼一言之惠嗚呼余於李君何敢以它詞為

解乃為之銘曰

公諱彦華仲實其字李氏之先世居成紀唐支十二曹

明在季黎國公傑明之次子傑生三男曰紹承嗣（以犯藝祖諱下字改曰嗣）武馳其宗紹流嶺外嗣歸京師曹爵濫繼宣言

於人紹承之裔紹實生濟濟生顗士踰嶺西歸仕不得

志南奔豫章以章名子昌黎韓公銘成王誌或亡或微

曹始就事蓋微其詞為奪曹諱克儉主懋統承於章始

自豫章遷撫宜黃戀生益柔時允實承時允生輿輿復
生英又遷崇仁白沙是營曰嗣務本為公高曽侯為公
祖持為公考考登辟雍踰冠而夭從祖曰儀與從凡浩
言論風旨前脩是蹈歐陽公澈吴澥沆氏與嚴拙翁皆
公同里受書於嚴歐吴為友内外薫蒸學成行美歐公
上書請誅六賊與陳伯陽隕命權慝舊交夙好辟影藏
跡公與同舍楄柎定穸家故藏書至萬餘軸矻矻晨夜
鉥心劌目雞初鳴興奉母飲食退即危坐聖賢是即天

文地理禮樂律歷兵謀方技毫分縷析體習既精晚而有述曰藏脩堂與巴谷集經傳辨疑禮樂遺錄合而成書卷三十六二吴著書公與有力吴吏部曾編年謾錄亦嘗從公諮疑辨惑先疇素薄毋陳好施養志不違惟躬是瘁雖一衣衾或數十載然嘗約飭以教子弟其言有曰齋明在內盛服在外所以脩己毋陳早嫠養不遺跬九十六終君七十矣人以為難執喪盡禮書之所為至夕必紀有不可紀則如其已行年九九盡道而死士

雖不遇廽碩蹇亨否與其徇物無得於己嗚呼仲實又焉取彼

李次琮墓誌銘

撫崇仁有隱君子曰藏脩先生李公彦華余嘗以其孫劉之請銘其竁厥三年劉通判武岡軍走書蹟曰既有以見王父於地矣雖然先君之葬劉與弟博古支綴殘息僅識嵗月於壙今十有五年矣劉不佞蒙寧宗皇帝擢自主管户部架閣為國子錄尋以罪斥今上起之祠

官命之郡貳會郊祀恩贈先君承事郎妣孺人將以命書告廟顧未有以銘䆳嗚呼公其終惠之余閱其狀憮然曰士之陻阨乃至此邪國朝以學校育材以科舉取士濟時貽後亦云盛矣然而篤信好學守節厲志之士有不必盡由此選葢其敝上以權謀利祿為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為攫寵之資以位天地育萬物之身顧為小小得失驅迫㬋使以終其年然則無惑乎李氏累世而不一逢也乃為之志曰君諱琥字次琮系見父銘

五年喪母周父憐之扶攜卧起授學至仁義大端必反覆開説曰人所為貴於物者凡以是耳故自幼通大義不以章句為能然性穎悟援筆成文家儲書萬餘卷皆父手澤君口誦心維自道德性命之奥名物度數之詳象緯山河之廣靡不究極國人弟子挾策問疑毫析縷觧聽之者如瞽得相惟深疾釋老氏書於事親從兄睦族御下咸叶義盡分人謂克肖厥考客有嘆老嗟卑者君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不

得志修身見於世今窮不得志則善其身以見於世者
吾儕所當汲汲而暇憂其非我力者乎工部尚書何同
叔異聞其言而壯之引為上客嘗從容為何言近世諸
老講明義理過漢唐諸儒遠甚顧歷象鍾律氏族軍法
之學有講焉而未盡者吾欲從公借麻姑山房讀書一
二年證其所見以備闕文何公忻然諾之會劉迫官期
奉君濟湘乃去故何公聞君之歿為之出涕且弔臨甚
哀云君娶吳氏同邑青雲鄉進士諱洪之女相夫教子

行應儀法前君十七年卒子男二人長劉次博古女一人適進士羅煥孫男四人耘耔耕耜俱蚤世劉兄弟幼受義方之教長以詞賦應舉君語之曰科舉累人汝以貧故為之吾不汝奪盡自力一經與其彫蟲篆刻又舉業之下也劉以明春秋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調潭州寧鄉縣主簿待次五年始得奉君為道林嶽麓之遊參知政事衛清叔涇守長沙召劉寘幕下因留君東閣嘉定六年冬詔以劉幹辦成都府路安撫司堂帖下州毋辭

七年春君至江陵謁湖北帥趙彦仁方且告之曰吾觀星象外難將作公當訓民練士以守襄漢趙公傾心咨策甚悉俄感末疾趙一再挾醫問疾不克起為治喪且以文哀之屬纊無他語惟曰小子劉其正學直道無負吾教劉殊州獨哭跣護還里以是年七月甲戍得卜用治命葬於所居梅亭之上後七年博古懼梅亭地淺薄改卜於同里盧墓之原與藏脩先生兆相望亦君志也又為之銘曰

厥氏孰宗唐大支兮厥紹綿綿弗棄基兮厥考荒之若有開兮厥生而秀報在兹兮厥既開之報則微兮厥子是似君何尤兮

張晞顔墓誌銘

漢綿竹張君庶字晞顔取同邑趙氏慶元五年秋趙夫人寢疾醫久不效十月辛未君以二子圯墀及二壻如縣之普閏鄉柔遠里卜乾山之原吉曰即死則葬於是以趙祔明日癸酉夫人卒君哭之慟亦卒圯墀以明

年後二月壬寅遵治命合葬君夫人倂眉山史子正擇之狀君之行子正端人也其言可信後而漢魏以來墓石不銘人以為曠禮故圯墀終弗恔也後三十年余自從臣以言事得罪竄在蠻荊圯通守長寧馳書謁銘維張氏遠有世緒沂公文矩始徙綿竹生成舉賢良方正科贈太師秦國公生五子長澥以累舉恩得官終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其季爲忠獻公君則南嶽之孫承事郎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累贈朝散郎杓之子也妣安

人楊氏庶母安人王氏公蚤自愛重恪守家法爲忠獻所知常誨之曰孝弟忠信學之本不然雖工於文詞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心誠意方有得不可虛過光陰又曰宜親良師友求善言敬信力行之忠獻之子宣公亦勉以讀書求友孝弟忠信戒浮虛務重實君再拜而受始公生四年朝散卒祖妣孫夫人年八十君與其兄通判隆州某事重闈盡孝忠獻歸蜀挈隆州東去君未十五代治宗事法度整整祖妣卒治喪盡禮孫夫人之姪

是為牧齋先生松壽以節行名於蜀天下士可其意者
無幾而待君絶異每移書規儆則揭諸坐右日省焉初
隆州既以忠獻奏任得官還蜀復召君欲官之會忠獻
薨公侍宣公護輤歸長沙留九年宣公闢嶽麓書院教
授後學嘗讀書遇觧釋屬君筆之題曰南軒書説君亦
記南軒語題曰誠敬心法今手澤皆在宣公將述考志
推遺澤以及之亦未及而卒紹熙三年宣公之弟兵部
尚書杓出鎮襄陽君之二兄故知九隴縣某知龍州某

往省之拉君與俱道遂寧劉文節公將漕下士如飢渴
因九隴龍州欲一識君且語之曰忠獻南軒之志尚書
必成之顧年大折腰非宜盍與之子君曰吾不為是也
誠如公言計當出此他日尚書從容語君則固辭焉曰
汝志不可奪其以杞來君歸語不及是教子愈嚴紹熈
五年冬尚書申前言益力始遣杞行奏補將仕郎令為
奉議郎通判長寧軍次塀後二十七年卒三女長歸蜀
郡范澤醇後以通直郎致仕先公五年卒次歸靖共楊

伯寅季適孝泉馬傳父後二十年卒孫男六人長曰華
凡再舉於禮部次倚次鼎臣亦與鄉舉次巽臣次傳次
仔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外孫十有二人嗚呼公侯之
子孫重珪襲組乃其常分老死韋布或不數見然珪組
而頹其家固不若韋布而光其世范宣子晉之賢大夫
也猶以世祿為不朽則世之不宣子若者庸何責乎況
君祿及而固謝焉非真知義利之分其安能堅志强力
若是是宜銘銘曰

有名公卿有賢父兄生長見聞習安少成匪祿而裕匪爵而榮於鄉爾評於墓爾銘

孫仲卿墓誌銘

孫氏之先居青社七世祖鐐咸平中主江陵石首簿卒官葬紀山皇華原遂為江陵人至四世羲皇任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文安縣開國子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嘗奉使成都移鎮西川以平晏州夷平溱播平綿茂城瀘南建石泉軍天監忠勞錫之祚嗣蕃衍曼碩緜是孫氏

爲荆右族生濤皇任朝奉郎掌廣東府機宜文字好賢嫉惡爲鄉里所稱語在墓銘則從父弟同判西京國子監偉所撰也濤生鈞皇任奉議郎江淮都督府准備差遣以疾請主管崇道觀以歸尋僉書忠州判官未上而卒其博學篤行語在墓銘則忠簡胡公所撰也取李氏中大夫昕之女熈寧侍御史堯言之孫繼种氏太尉師道之裔孫並贈孺人繼師氏迪功郎古之女君與凡壎皆師出也君諱堪字仲卿少挺特如成人奉議以靖康

之變辟地松滋不事産業率爲旁近侵冐君十一歲而孤師夫人泣而誨之曰爾父賫志以没爾兄弟其勤學厲行毋墜先訓不然吾永無望矣兄弟凛凛承命旣免喪復城西遺址編蘆架葺而居焉旣而田廬皆復其舊每晨昏兄弟率婦孫問母安否衣視燠寒食視飢飽咸俾節適内外雍睦無間言辟塾延師以教子諸子之願學者就之南建書室曰竹齋兄弟從容其間講求古者脩身齊家之學文有師法尤謹於擇交初光禄嘗創義

莊於闕山之陽以贍宗族之貧者歲久亦廢君躬畚鍤拾瓦礫銖積寸累閱數歲歲僅收百斛乃别營泉粟以贍貧者而移此以給先塋之百用涖之以盟約樂景夔章記其事未幾族人有近塋之田為豪大家所并則倍庚之以給父兄兆域之奉項平甫安世不妄許可嘗銘師夫人之墓謂夫人與其子不動聲色盡復故業可以愧天下士大夫之忘祖宗中原而不復者士論偉之事兄如事父事無小必禀命而後行凡以嘉定三年卒年

五十有八君哭之慟若無意於世者六年君亦五十八忽苦微疾喟然嘆曰吾殆將死乎處分家事無遺以二月丙戌整衣冠而卒吁氣稟之同而數之脩短有適相似者亦異哉君取樂氏故免觧進士根之長女端重婉淑族姻稱之子男四人長炳文已卒次夢得以後伯氏凡再以鄉舉次思義國子監發觧進士次夢符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靖州永平縣張轄次適鄉貢進士高柟孫男闕人孫女闕人君孤苦持家志念深遠振之賙貧

存亡繼絶之義又皆為人所難光禄帥成都民奉祠僭
侈坐貶職左選君訟冤闕下鄉邦流寓解額未復所陳
請不獲不已劉文節公分閫日甞為上諸朝其勇於孝
義率類此諸孤以卒之年六月甲申葬君於皇華原奉
議公之墓左屬李南公耆壽狀君之行求銘人謂君不
獲施於有政嗚呼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
而君又何憾乎銘曰
孩提而知愛親及長而知敬兄是亦民行之常盡其道

而死者幾人君庶幾其無憾予焉得而無銘

處士高君墓誌銘

邵武高綸過予於靖將屬銘其考君之墓會予被命西歸綸追至江陵涕泣而請予謝曰論譔先美以信今貽後子之志善矣自閩而靖自靖而荊子之勞甚矣雖然子之請則疏子閩我蜀萬里不相及也子之先君子之言之行非予耳目所接而責之以論譔之事而予也愚戇多忤世所棄置而遺之以不朽之託借曰予不敢不

可子之心將慮其不可乎明日前潼川路轉運判官李

公謹文子遺予書曰綸之請也子能恝然乎予曰鄉人

之善者好之則予曷敢不可按綸之狀曰先君姓高諱

談字景遂光澤縣璜溪人紹定二年臨汀建泰諸縣盜

起弗戢流毒隣邑諸子請避之先君曰昔楊川子訓問

避寇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

避入關則淮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

惟存心以聽命爾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也南去則汀

劍西去則盱贛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壁吾聞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為諜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先君曰有廟祏在舍將焉之盜至先君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於訴我為直之先君曰獨不能撾鼓上聞乎何辜乎民而殺之賊怒執諸庭遺之以牛酒不釋遺之以錢穀金帛皆不釋先君曰然則將何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里之耆老如爾者率是

鄉子弟吾其濟乎先君曰斯言奚為至我嗚賊大罵雖遇害而里人頼以免於戮予撫卷嘆曰嗚呼是孰為之桑柔之詩曰捋采其劉瘼此下民其亂曰民之未戾職盜為冦夫捋采桑柔使民無所芘是為盜以冦民者吏也而民貧賊興則善良實受其害此千載一律胡可以弗誌綸又言曰抑先君之善也弗止是言動必由禮法凡吉凶慶弔必親誨人以善道有從之遊必因其職分加劭勉焉以是鄉人敬而附之其卒以紹定三年二月

辛酉年六十有九葬以明年十二月壬申墓在縣之南村朱溪嶺之陰祔於先妣上官氏之墓先妣以嘉定十二年三月庚午卒以十四年九月丙午葬綸兄弟三人綸為長次宣次政宣之子曰遐孫綸誦其狀終篇又泣而請曰必子是銘否則無以告於鬼神也乃為之銘曰

民非自暴吏誨之盜亂之既膴淪及無辜吏容脫遺民靡有黎因綸之求以識我憂

天台陳子淵墓銘

天台陳君之葬章泉趙昌父蕃既為誌之其邑人張子
益先之於予友也以其孤元考之請屬予為之銘君之
妹之夫曹君仙與予益偕仕於靖亦以為請君之行治
信於鄉黨姻戚若此予不敢曰不可銘曰
陳氏之先為閩右族徙台黄巖南山是卜曽祖端臣實
生㣲言㣲言生幾埋光丘園冢子克己子淵其字藻厲
名行道承考志生事死葬謹終如初季也弗年恤嫠字
孤民困於役子淵曰吁匪長嚚競則疲追胥乃倡義田

歲衰其租里閭和之民役用蘇同邑鄭氏作配子淵上承下順人無間言申飭其子親仁友賢子淵之卒六十二年鄭年如淵而加一焉有子元考實稱宗職顯文泰定嶄然鼎立女學浮屠次嫁朱植墓門有石章泉所勒我銘申之庸銘罔極

知達州李君墓表

故知達州李君耆壽字南公以紹定三年二月甲子卒於州之路寢十一月甲子葬於江陵縣之八里龍山原

予時遷靖未返不得請役於執事明年被命西歸過荆州公之子革之大有大過大壯大隨泣而請曰我先君之葬也前安撫京湖北路别公之傑既為之銘其竁矣而未有以表諸墓先君之受知於予也不後他人敢惟予請予尚記昔年造公貶秩里居杜門掃軌而惟予是親公之先所謂桂冠三李者詠於邦人書諸郡乘公名樓曰英風名室曰瓢樂皆摘諸邦人之詠而屬予書之西廡有讀書堂則予友張元德洽所記也公之所志所

友蓋略可見予遷靖公有書問道路安否家人懽戚何如如古人相存之詞予德其誠至於今不忘然則予何敢辭予嘗考公之大節有人所難能者公之嫡母碩人任氏無子撫公如己子公不知為王氏出也淳熙九年碩人卒公哀毀骨立父太中公始告之故感涕失聲凡奔走四方者十載紹熙四年乃得之襄陽匯汝王氏乃以輕軒奉迎族姻從行道路觀者皆為之泣下侍養閱二十年先是太中公嘗訪問得之漢中士大夫為賦漢

中行至是賦續漢中行者盈編是雖人子之常分而處
倫類之變能盡其道而始衰終焉人以為難其丞郡於
沔也會金人闖蜀沔守王大才帥師以出公攝州事金
遊騎距境纔二十里所關外五州流民不下數十萬潰
卒滿野以青黃紅白巾為識時出抄掠而師少財竭人
心皇皇聞西和移帑數萬緡入關公既截借又控於臺
閫貸數萬緡買舟置河口以濟流人羸之官舍飯飢贍乏
櫬死藥疾又為之斥關堠增棧道收潰散集民伍境內

以清明年金撒梁洋趨大安丁公焴為利西帥公以議幕會軍將石宣往援之宣既卻敵公又還定安集收文書封府庫遣忠義人守金牛而後還沔則制梱聶公子述又檄公之巴州矣時陳淮李寶陳顯權興弄兵巴山公與統領官吳彥吳大鈞帥卒三千以往諭以逆順之理悉出降公遂卻所部卒與權興等歸制司外亦不疑而密啓制帥請分隸諸軍以弭後憂帥不果聽其後興黨張福莫簡殺王人以叛方興之降也遇帥屬竄易功

狀攘以歸已巳守避寇乗舟公既招懐乃以州事付守
後亦攘為已力公皆不言而賞弗及人又以為難公凡
歴四郡始守隆慶適丁張莫之亂郡當要衝創山砦嚴
保伍謹諜候戢浮言人心以安蓬介於集壁之郊地磽
瘠合伍縣户口不滿三萬餘而下户居三之二況經潰
卒蹂躪瘡痍未瘳物價翔涌米斛為緡十二公發廪以
濟之民既登麥又增直為來歳之儲蜀以民賦煩重節
少府用度代民一歳之輸既又增公田以養士旌孝子

以厲俗掩遺骸以厚終民至今德之逵視蓬若過之郡計又夥然久為盜藪鄰郡病之公首以風教為務崇學校旌孝子戢州兵縣卒假供官以擾民物者州以征官不任事命屬吏篤征十羊九牧公為罷去以便行旅州境廣袤盜倚富民為橐槖公取其最黠者悉以厚賞禽而寘之理州民嚚於訟有程時敘以廢契誣奪其從子元龜之産者公照知姦罔由是訟息而民勸於善孰不為州而公所莅率中事會斯又為人所難能予嘗評其

事以爲事親臨民分雖殊而理則一終風之詩子言而母噫陟岵之詩母嗟而子思一氣流通此感彼應無他亦誠而已矣苟誠矣雖襄陽鴈汲曽不崇朝也不誠焉則有隧而相見死而不相服者夫民亦從心誠求之則爾瘝予恫爾傷予慼凡以惠無告感弗弱弭囏恤患無幽枉弗燭也苟無誠求之心則所欲勿聚所惡必施嘆息愁恨在彼而我無與焉嗚呼公乎其庶幾有聞於此乎公之先居汾之孝義自公之八世祖彥從五季時爲

濮州刺史因家於濮至公之高祖堯言舉慶歷二年進士為熈寜御史知雜以論新法不合謫事徙居江陵由是為江陵右族曾祖璵仕至通直郎累贈金紫光禄大夫祖昕仕至中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考康年仕至朝請郎累贈太中大夫公四歲以祖父任補登仕郎淳熈十六年以銓中選調監戸部利州大軍倉父卒不行再調澧州司戸𠬝軍嫡母卒又不行亡何庶祖母趙恭人卒以禄不逮養惓於仕進從朱文公陸文安公受學有

勸之仕者又調監雅州名山縣茶場再轉為郫縣丞以舉主開陞改官知鄂州蒲圻縣通判鄂州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王安人憂服除通判沔州知隆慶府蓬州以言者罷貶秩二等起家知達州積官至朝奉大夫公資孝謹而臨事有大慮其修之家行之官率多可紀既見於別公所為銘志予不復贅獨摘其為人所難能者而表諸墓

鶴山集卷七十九

鶴山集卷八十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果州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某少聞諸父兄曰吾鄉蒲江其俗質實而近本以除塾館士教子務學競相標尚髙魏氏所館多賢屈指姓名尤稱彭山二宋君某避席請曰其略可得聞歟曰元發名藴綌庭名希祖元發未冠即有聲鄉曲經史百家觸

手成編為文尚體制恥華靡里父師折輩行與交父久
容梁洋元發奉母持家訓諸弟人不知其為貧紹興二
十九年朝廷以四科取士元發在選乾道四年與季弟
元壁及從遊者又聯與賔貢淳熙五年與紹庭及前東
關令華祖皆元發從父弟也同舉進士其後元發終流
谿令紹庭終石泉軍教授士論惜之其教曷以曰使人
精講力踐不專以語言文字為利祿計流谿君又嘗館
於同郡之揚崇慶之成得其師法者後多可稱予時聞

而識之流谿君卒之年而予始仕不及與君接也嘉定十二年五月庚申君之二子少章秉國以治命葬君於彭山縣鼎鼻鄉安東里考君之墓側衰萃行實將求銘於予會少章即世㢠十年秉國造廷待問道荆州以書抵靖曰先君之葬也緩不肖孤無辭於罸必子之諸父羣從也知先君者墓道之銘故惟子請儻有以自贖予追感前聞不復以晚陋辭宋氏系出微子為京兆大姓隋末有諱遠以直諫謫隆山則今眉之彭山也墓在縣北十

里子孫散處於蜀而彭山之名數曰蕃別為五院五院之後曰為善贈中散大夫則君之五世祖也始卜居縣之西郊曰翠微莊四子仲曰岳舉進士官朝散大夫祕書丞紹聖中安章用事以臺官薦之固辭知嘉州未滿秩致其事里居自中散後世舉進士翠微宋氏由是為眉之聞家曾大父周士宣教郎成都府郫縣丞大父亘古父煇以恩授迪功郎致仕妣楊氏封孺人生三子君為長逮事大父左右無違君以迪功郎主應靈縣簿祖

考妣猶在殯君食息弗置將謁告歸營宅兆迪功曰是能養志矣雖然家事也弟居吾歸視其成凡親所欲為率先意成之縣仰給鬻井民有逋課莫能償君攝令問故則曰井堙已久徒繫我於此故積負益多君縱遣聽自為約皆如期畢輸民有怙貲數犯法君至亦以瓜果嘗試君笑却之由是無敢一毫恣肆迪功卒解去服除還射洪縣簿以才選攝戶曹兼僉廳前後守勾龍公佃朱公時闕異席咨之邑有錄民男女於神祠曰舍身君

白刑獄使者厲其禁踰年改差不報改赤水縣簿司農卿楊公經與君同居鄉學同舍時為川秦茶馬使視君謁入愀然曰如吾元發而官不遂朋友之責也即以上諸朝於是三仕為簿正前後薦書皆不請而獲陞從政郎調果州流谿縣令未上戶部郎官馮公震武總蜀計以同年進士招君為屬君條蜀利病其一曰今疆埸不聳而徵賞絹者科歛如故此何為者耶馮公感其言節末用定經費歲免絹三之二果之諸邑舊無經界民並

緣貿易爲奸流貉負錢帛萬計而業亡税存者無以輸君計論發擿宿逋盡入貧者得釋俗嚚於訟取其險健者折之部使者戒諸縣毋以役人入鄉督賦倚之保正小不應程輒笞掠君聽令以庸代役常平司委君發廩捄荒郡欲以七分糶而三分賑君反而行之郡弗能詰嘗以酺羡爲縣創譙樓或請刻石紀之君謝曰吾職當爾也去官中道感疾明年病致其仕而卒實慶元六年三月丙寅年六十有五尋轉通直郎配劉夫人朝請大

夫諱髙之孫石泉軍録叅諱況之季女家世宦達閑家謹儉上怡下順後君一年八月癸卯卒合葬於君之兆視夫爵當封孺人二子長即少章次秉國舉紹定三年進士授廸功郎三女長適楊行之次程文仲季侯森皆業儒適程與侯者皆卒孫男五人曾來申之曾顯坤之曾賢孫女四人外孫男女九人君禔嚴而裏夷家儉素而賙恤弗吝常曰士非無賄之患不能行其志之憂臨終戒二子曰吾自㓜立學不妄語不欺暗教人子如己

子理官事如家事雖憂患困躓然所爲無不可語人者一夕之枕晏如也以是遺汝曹勉之哉遺文有論語略解二十卷尚書講議五十卷膴仕編十卷翠微編以親友酬唱合八卷藏於家銘曰

一心存存萬善攸集豈惟子孫賴之使國人弟子咸有所矜式宋氏之祀其永永無極

朝散郎知宜州董君墓誌銘

君諱道隆字德從董氏其先濮之雷澤人自建炎南渡

從常德府曽大父植皇奉議郎開封府刑曹累贈正奉
大夫大父補之皇朝議大夫荆湖北路提舉常平茶鹽
公事累贈宣奉大夫父臨皇朝請郎通判池州贈中奉
大夫妣錢氏封安人贈令人君以家適任為迪功郎慈
利縣主簿丁庶母王氏憂不行服除調永州司戸辟差
公安縣主簿改湖北京西宣撫司四川宣諭司皆准備
差遣珍州司法參軍潼川府路常平司幹辦公事潯州
推官知建始縣改霍丘江淮制置司幹辦公事知南海

縣改平樂通判融州知宜州君才資穎拔神無滯用自補吏未上湖北旱澇部使者傅公伯成即以攝丞華容任一道賑濟之責廪飢槥死藥疾貸貧賴以全活者衆傅公總湖廣餉事仍寘君幕府命按行邊徼時柄臣方開邊趨和者立致通顯君自襄漢反命條兵間事甚悉因奏記傅公力陳兵端不可妄開和議不可輕廢傅具以白諸柄臣侍御史鄧友龍劾免傅官吳公獵詹公體仁代之皆倚君為助吳公安撫湖北宣撫京湖宣諭四

川又挐與俱潛江有基城義勇三千為亂縣令方審父子遇害君徃攝事戮其渠率而撫其餘民用按堵自開禧二年冬我師債於神馬坡又殲於卧虎谷金薄我隨郢環我襄安踐我荆復人情震懼君飛書走檄捷如風雨逋卒流民剽吏禦人於四郊而二圍涉春未觧君招集不下萬衆不惟威令復振盜亦潛弭吳曦以蜀叛君請扼歸峽以待王師金州都統制彭輅來歸人情恟恟君測其無他單騎出迎卒為我用從吳公入蜀感激知

遇劬躬朝夕乃以宣撫制置二司議不合知珍州郭椳
劾君離次考任舉將皆格不行輒改君之潯諸臺惜其
才委攝潯貴二彫郡撫養賙給散鬻鹽貸戶口視昔阜
蕃既而西融桑江蠻猺嘯聚埶張甚守得罪去君又攝
融未旬日羣寇徙避邕筦以馬政壞經畧趙公崇憲又
假君機宜文字攝邕羅殿自杞二國聞之劾牽惟恪於
是舉將再及格嘉定九年班見改通直郎自擇鄙小縣
期自韜斂未至建始江淮制置使李公珏復以書招之

君惟邊遽若此義不當辭盡室以東霍丘焚蕩之餘披草萊立民社蓋嘉定十一年之冬也楚州俄易守忠義軍反側君單騎往與守相會議有南渡門石珪之變挽軍帥翟朝宗以下登城守備山東首領往來窺覘猶豫不敢逞君亟遣使臣寇謙趙洪喻之珪等受命而盟使復其所會處遣侯摯擁重兵迫漣水或慮忠義人為之表裏君以成略授之皆北向爭死敵凡再捷人情乃安亡何敵又舉國大入犯宣化流民爭濟江面繹騷制帥

復以屬君治戰艦分甲卒明諜候布旗鼓夜遣使臣王
文等盡驅滁河之舟大小三千餘盡列南岸以伐敵謀
城中士民咸服其敏會制帥以母憂免官君亦隨去不
復以聞至南海僅兩月諸臺辟循倅未報諫官張次賢
以宿隙論罷廣西路經畧胡君槻惜其才復以平樂留
之且俾攝邕州守貳檢防馬政之弊羣蠻悅服谿是臺
梱聯牘改辟通判融州仍攝邕筦猺寇黄熠黄南卿掠
省丁轉鬻於交趾横山砦民日受其困而有司莫敢孰

何君與刑獄使者錢宏祖調洞丁立硬砦禽南卿戮於市焰聞之飲藥死左右二江溪洞自是寧謐二江提舉砦官俸給素仰溪洞率為所脅制君請於經畧司撥鹽下州糶糴以廪之公私咸利焉宣州餓莩滿野君至發私財匄糴於鄰郡民頼以濟諸蠻納戈請降有言於朝廷召赴行在既解印綬迺有沮前命者君既出境諸洞猺結連賓邕酋長犯柳象朝廷憂之熟念無以易君即令再任諸猺速引去容遣邕州洞官古蘭知縣黄至大

以兵襲之俘馘甚衆郡計賈之又傾私帑以犒勇士且
保任以聞未報六月丙寅卒於郡年五十有四嗚呼才
非易得而亦非果無也古人儲才以擬用匪惟緩急頼
之棫樸豐芑嵩高烝民往往爲數世之仁乃自世降俗
薄無事則摧折棄置俾不達有事則湔祓扶持惟恐後
士惟知國爾公爾緩而棄急而求一人譽而召一人毁
而去士不以是戚欣也徒示人不廣且俾中外聞之得
以淺深虛實我焉初余以館職補郡道荆及歸蜀吳公

以宣撫置司參議官見招至再皆辭不就然前後各為數句留因得徧閱吴公賔客精明强濟絶出儕等如君者固心期之然而才者名之府忌之招固疑君之老於行也卒之一債一起以終其身君取聶氏故同知樞密院昌之孫女封安人前君四年卒子男二人長衡年二十以卒次嗣孫女適從事郎僉書象州判官郭起宗起宗挈其孤護輤還里以其年十二月桃源縣之僊洞鄉社青村合葬於聶氏墓起宗繼為靖州理曹會余遷靖

起宗慨然曰公吾舅之所善也銘不可以他屬乃為之銘曰

山木自焚雉文故翳材累則然義命有制偵與靡常世涂自隘於君何加坎止流逝武陵之原山環水汭我銘章之尚穀來裔

華容縣丞奉議郎致仕沈公墓誌銘

故奉議郎致仕沈君諱連字少逸以寳慶二年四月庚子卒年五十有八其孤奉遺令卜分寧縣仁義鄉古城

之原以明年甲申窆而介張忠獻公諸孫以君伯氏沔
所書壙記全州文學黄夢雷所狀行實求銘於余維君
系出吴興徙豫章之分寧曾大父元大父世瑛父彦珙
妣鄭氏嘉定二年舉進士三年大理卿張闕會為國信
使辟君為屬還循從事郎調太平州司户參軍未上丁
母憂免喪調静江府司法參軍京西路提刑司檢法官
兼幹辦公事以勞累遷至承直郎調岳州華容縣丞未
上致其仕轉奉議郎君姿禀端粹早有庠校聲大理沒

於使事君諏經司律動合軌程館伴使驚異曰南朝士
大夫精練若此試吏為法官每以所上成案識諸策而
書其上曰日監在茲其審克之以是用法平恕民無稱
冤郡計仰鬻鹽以給吏往往抑配齊民君禁防吏姦視
鹽多寡為價高下不限以常直民樂為市而無損於公
歲入視前增倍常平倉前後以緘鐍相授受詰之吏曰
是腐不可校故未嘗執何之君請閱實其數以新易陳
會郡貳楊炎正亦主其議人頗難之君白於郡曰郗廩

皆官物也以帑羡補廪闕其誰曰不可守莫能移官吏賴以免詔攝舉事延左右生論說無時歳餘百廢具舉學廪用增或告以舊例當獻於郡公曰是朝廷所以養士而可獻乎乃以修大成殿刑獄使者方孚若信孺聞而善之為助財用焉蠻寇古縣焚掠生聚經畧司命君撫定受命不辭訖事為圖其所當備某事當更帥長大悦明年再遣臨桂簿正李閎祖問民疾苦民指君昔所經理曰是皆可久願守之毋失京西刑獄司治襄陽以

邊防移漢東且兼領郡事尋又還襄寮屬惟君一人往
來勞勩會寇薄襄城君入稗幕議出屬將士咸中機會
制置使趙彦仁方亦移治襄君修十事以獻趙稱之不
容口由是與參謀議歲時犒士亦惟君屬秩滿薦書闕
下當路者欲留之君辭去曰奈何以已妨人有宅在豫
章城中因徙居焉華容丞當上即挂衣冠不復出矣平
生事親從兄交友睦族皆盡其分取葉氏先二十一年
卒繼馮氏男子二人曰闕曰榮發俱世其業榮發嘗與

鄉舉女子子二人長適夔州司理同郡宋槻次適貢士廣漢張必大皆相閥也孫男二人光述進孫女二人余蜀人也不及與君接按狀所云仕桂日嘗以守法為楊子直所知以補常平之乏為崔正子所善二公端人也所取宜可信其後在襄趙彥仁才之既去又以書來之去就遲速之節始終可觀是宜銘銘曰

莫樂無求莫榮無媿寧羸厥躬永壽爾嗣

孫武義墓誌銘

嘉泰末某為武學博士福唐孫從之應龍以舍選奏名後二十年某待罪史臣從之以守叙州還奏事闕下過余泣而言曰嗚呼尚忍言之先君以慶元二年春二月棄諸孤應龍貧且賤葬故緩嘉定元年卜寧德縣之孝灣惟丙食厥闕月闕葬我先君以妣鄭氏祔又未有以識諸窆也應龍不佞階緣科第洊領州符又累被兩朝追命今先君為武義郎妣孺人將以命書告廟而墓門之石若有待然重惟昔者古庠之席應龍幸有位焉

則以是累子不為無詞余每惟積善之有慶非曰為某事則有某報也方寸之動己所獨知而見乎蓍龜動乎四體顯然其不可揜況其子孫固一氣之感者乎余不及與君接而知從之已久嗚呼余曷敢不銘按孫氏系出江表其居福之烏石山下者故光之固始遷也後又徙長溪之西鄉五代時割西鄉以西為寧德縣故君所居號寧德之寬嶺曽大父勸大父藏皆不仕父舉取某氏生三子男君為長諱景玉字公輔資醇重接物敬以

嚴旁通陰陽地理書客有所欵扣語絡繹不窮閩土狹而民稠浮屠氏歲所入厚於齊民民勤瘁節縮僅僅給伏臘而浮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產為子孫計往往逃儒歸釋君習其俗而從焉日積月累生理用饒營室廬卜宅兆凡以承寧考志者靡不殫竭尤惡聞訟獄冢子游學未返有强盜入室君熟視聽其自去既瞷知其人亦不以干有司其遵禮循分大抵若此年七十有四以卒鄭氏同郡永福人以勤儉相夫子年若干

前君辛子男四人長世長次某次應龍今積官至武節郎新差知靖州季某與仲俱學浮屠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女一人銘曰

迺基迺拔迺有闔廬匪菑匪畬匪其貯儲天之胙善至密不疏式穀後人永念拮据

孫和卿墓誌

余遷靖之明年閩人孫君遇從其族父來為守博志而强善以余之進之也從容語及其大父事泣數行下且

曰將有請焉而未之敢余曰何傷乎亦孝子慈孫之情也明年以其父坦之所書事狀謁誌則君以靖康元年生以嘉泰四年六月丙午卒且地相去世相後若此況如余之獨學寡聞安足以知君乃即其狀而叙之曰孫君和卿諱調系出江表世居光之固始唐末從福之烏石山歷數世散處長溪縣大留村數世又從龍坡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號栢巖居士母葉氏君少有異質長通經子百家之書長溪自唐神龍元年薛令之

初舉進士士知鄉學國朝中興初眉山師彦立古時號
義門先生講授於縣之十里曰赤岸一方士習為之丕
變迨君講授邑中發明經術砥礪名行時亦號龍坡先
生閭俗喜為浮屠君務以攘異端正人心為已任縣令
下車必首咨訪葢館於校官者垂四十年前後著録之
生不下千人由是文物彬彬輩出與義門分曺焉恥為
世俗輭媚語故試有司率不合堂之東扁曰寄隱堂聚
書千卷藏脩息游其間舉世之所謂可恱者一無以動

其心焉嗚呼自屬民之法廢閭塾不修民無父師少師之教於是乃有鄉黨自好者合國人子弟而私淑之譬如大玉孚尹雖不幸不以鎮天府祼清廟然含英蓄華輝潤一方所及不既多矣乎裒其遺文得易解書解詩口義各五十卷左氏春秋事類二十卷册府一百卷龍坡文集十六卷子男二人坦夫甫早卒女子子二人長適郭德彰再適黄復次適進士林駿曽孫男一人坦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所以陳氏配是為誌

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守宗字巖夫系出東漢平子其後南徙居廣信郡子孫散入閩嶺五代初唐州長史乂追贈補闕生五子長保寅次靄官至左司員外郎今居於崇安縣之白石山前者皆保寅之裔曾大父德運行成名立學者稱為白石先生語在建安郡乘大父稟不仕父瑋以累舉恩得官初尉池之石埭轉丞邵武改建寧循從事郎即所居官致其事改承奉郎母高氏同縣將村人故武經大

夫某之女繼母江氏建陽北樂人故通判某州杞之女君刻志勵行尤善事繼母未冠舉於鄉游朱文公先生之門得為學之要發善扶誼厚親睦鄰邦人愛重之紹熙五年有盜焚掠里閈由西而東及君之鄉境而返後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境而返咸曰此善人也謹毋犯鄉鄰既賴以免乃因人情倡為義甲一家有警則甲衆畢集盜以屏息光宗踐祚君以累舉恩授官時朱文公以忤權貴人免官君率僚友送諸武夷會於精舍君

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文公喟然曰嚴夫真可與語為張
飲盡歡書樂府一闋命同志歌之且題名以識歲月今
石刻猶存初調江州湖口尉屬開禧北征縣當孔道師
費百出君董餉役檢吏姦民以不擾授歸州推官當上
即追惟考志亦致其事改承務郎後二十年今上嗣位
以恩轉承奉郎自號玉峯逸老恬於寵利無聲色之奉
家事授之二子唯詩書自娛樂道人之善而畧其過建
豐為富沙之名鄉君刑善於里人尊𢽾又禮名勝振貧

乏字幼孤而一門之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故仁遜之風興焉以寳慶三年四月壬辰卒十月己酉葬於崇安縣仁義鄉嵐頭蘆山之下其子壻江淑文狀其行求文以識諸竁余惟士之進退去就亦惟反諸心而慊考諸義而協所謂七十而致仕者特約爲之制耳若樂行憂違翔集色舉固不是之計也夫使載髙位食厚禄則大將行其道次將行其言非容容爲禄仕計也猶未免乎禄仕也則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免死而已矣若上

焉不能以有行也下焉不出於爲貧也禮際未善也陳力不能也有一於是而託尊富以爲禄仕假民社以自豐殖其於義也何居有如張君老不待年令德表裏純名始終吾故喜聞而樂書之取同縣胡氏文定公之族也生二男子椿年南劒州將樂縣主簿樗年與鄉舉女二人江淑文即長壻也今爲承議郎知靖州永平縣擢通判靖州次適昭武黄順之故儒林郎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所幹辦公事孫男五人時熚時煇時焯時燀時燁

孫女四人長適江維寧次適江鐩舉寶慶二年進士第調撫州宜黃縣尉即叔文之冢子也餘未嫁外孫男子六人曾孫男女二人銘曰

物競而獨止人涉而卬不精藴而神内守志彊而氣亦至二十年閒退之味八十三康寧之歲與其徇物以喪己嘆老而嗟卑也

處士黃君墓誌銘

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至光祿卿中里生五子其三為湜

大理丞庶之父太史庭堅之大父也四曰淳淳為太常少卿則闕縣丞康之父紡之大父也紡兄弟十有二人是時族人有侍御史某家於荊紡往從之尋又游學於長沙愛郴陽山水徙名數焉肄業於學官之游藝齋講學不怠邑人有為長沙令曹某詣郡舍於學官之側夜聞誦書聲翌日從學掾得其姓名進而問其世遂以子妻之而館焉即今郎官里上應坊也生五子三曰中臣中臣生彥明取王氏生四子君為第三諱師南字鯁卿

取何君某之女何君通判某州君就試轉運司而州教授適司校此密以私居諗君君曰人稟命有定分辭焉何守廉州州㛐以受賕下吏使人訹君曰苟得免請以一斗珠為報君曰此言奚為至我且事在有司吾得而知乎又辭焉其學務以謹獨畏知不為利祿計年幾四十始舉於廣西路轉運司既試春官不利遂棄去築室於所居桂坡之麓辟塾延師以學諸子琴書滿室賓客盈門浩然將終身焉慶元三年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

三越五年何氏卒享年七十有八君葬於耒陽縣平陵
鄉馬王嶺尋歸葬於縣之桃源大父墓之側而何氏祔
於峽村祖妣王氏墓之東男子四人長琨早世次珍以
鄉舉該特恩今為靖州軍事判官次璵次璲女二人長
適陳康年次適李夛聞為鬱林州司戶參軍孫男五人
汝諧汝誽汝止汝遜汝礪孫女三人長適陳康年之子
天竒次適向文簡七世孫汝振次適賀汝楫今主零陵
簿外孫男女五人先是余舉進士始識珍都城後二十

年相與道舊故珍泫然以先墓未銘為請乃為敘而銘曰

雖誘弗遷雖訹弗擬老壯而窮堅以終其年式穀後人勿替有延

從義郎胡君墓誌銘

紹定改元之冬余放靖未還金華胡潛介其婦翁通判靖州邵伯方筍以書來曰潛不天以禍吾父寶慶三年九月己亥棄諸孫紹定二年三月乙酉既即金華縣之

從善鄉上高原葬焉墓道之銘莫夫子若而潛也無以
自進於門牆儻因其舅以及其甥諸孤之幸亦云從也
試摭其狀胡氏自安定先生世居海陵後徙婺之金華
宣和間清溪寇起剽掠鄉邑五世祖友聞戰死合葬於
清塘遵古制以昭穆葬今稱胡家大墓山陰陸務觀游
嘗為之銘君距大墓三世諱大異字同之少自克厲巽
大厭紹儒科不達勉就右選初調寧國府旌德酒官部
使者見知委攝縣事訟清政平監行在激賞西庫會遣

使金國君以才選為介詑事詔增一秩再調台州兵馬監押秩滿堂授提舉邕州右江兵馬母卒不行服闋授行在侍衛步軍司醫藥飯食俄寢疾以歿君為人沈毅而寛明橋梁隄築之事凡以利人無不為也婺多富人里正長募役吏舞文為姦利君捐田為義役倡規畫井然嘉定十六年詔修復經界是田幾廢君力持之又賴郡侯相與共守屢屢勿失余每惟王制既壞民散而無所繫仁鄙壽夭貧富强弱為吏者弗及問也甚則有因

而奪之者矣幸而一鄉一閭猶有忠信誠慤之人聳善扶誼以維持保受之義則毋問其所及之廣狹人而術斯也不有裨於政教乎嗚呼君之銘也余曷敢曰不可君享年六十官至從義郎取范氏文正公七世孫也三子男潛渭漸三孫男似僧圓二女子嫁承信郎新監潭州南嶽廟趙希闕文林郎新池州司法參軍趙與珀銘曰

匪仕之榮而志之施匪譽之要而義之為匪銘之美尚

嗣人之詒

於夫人墓誌銘

始余官胄庠天台張子益先之來為博士弟子員閱一十有三年予遷請又三年而子益來為州教授從容語及家事蹙然曰吾婦氏將有謁焉而未之敢予薄而問之予與子益友也子益有骨肉之愛而予得愬然乎則辟席而進曰予外姑卒於開禧二年十二月辛未今歲再終矣史巫紛若實操封窆之柄迨紹定元年十二月庚

申始克窆於翠巖樓谿余氏先塋之西原予也學先王之道疑不以簡喪縵葬為可婦之凡曰余由將以銘請而吾弗敢致也子其許我予使誦其事則由之父夔所為事狀也其畧曰吾妻於氏世為台之黄巖人父進武校尉光時祖父煭曾祖父齡吾妻幼莊重孝謹校尉死母胡氏有心疾侍膳藥潄浣左右無違既歸余氏則以所事母事舅姑敬共夙夜承事賓祭夔先君子樂為善客至無留門吾妻先意議酒食有友調官之資思贍之

不能吾妻出奩中金以告里之黄氏有二女孤貧無依
先君字而嫁之則又助之凡此類弗可勝數予喟然曰
是雖婦德之常亦人所難能也姑止是為子誌之子益
曰抑吾姑之善也不寧維是吾聞諸婦曰吾母承寧族
姻容禮娣姒綏御妾妮燠休貧弱一門之内盎然似春
而自律至嚴每誦古人夜行以燭之語未嘗越足禮法
予曰子益之言宜信而予也罪放之餘也雖然予曷敢
不銘銘曰

母良其子舅順其婦夫貞其配子慈其母壻義其姑我銘其墓

鶴山集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八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汪承泰

鶴山集卷八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贈奉直大夫丁公墓誌銘

寶慶元年秋軍器監丁黼文伯過史臣魏某言曰黼不天吾父奉直府君以慶元二年月日棄諸孤于某年之某月日葬于石埭縣舒溪之南曰鶯溪黼雖貧凡以致其誠信于親者既不敢不勉惟未有以銘吾竁也敢以

前達州王侯東所次行狀將子是屬某曰墓必有銘漢魏之末造也文伯方以正學直道為時聞人茲其顯敬不已多乎而必銘之云雖然余定交于文伯既二十年知其世為詳余曷敢不銘公諱泰亨字巖老丁氏故梁人自漢將軍寛以易授同郡碭田王孫碭沛相近其後徙沛公之曾大父洪贈訓武郎大父執中武德郎温處衢婺四州都巡撿使父逑徐州鄉貢進士公生四年而遇靖康之變江淮盜起馬吉等剽掠之青陽石埭武德

以嘗中材武科入仕與討方臘有功遂以選差青陽之武尉督捕羣盜未幾金入汴迫徐貢士攜家由清河趨淮陰以達于青陽丁於沛為右族自經亂離南來者僅兩院武德其一也武德往來石埭經理平寇愛其山水清麗因託居焉傳至貢士猶夢寐故疆之歸故流移再世未嘗治産業也公幼而明悟日記二千言時版本文字尚少經傳史漢書皆日抄夜誦漢晉以來詩文亦手自編萃善古文於詩尤長以餘力為舉子業卒先諸子鳴

遠近爭闞塾延之其後疾不能出者十年皆負笈踵門諸從子亦從受業䋐時年十四已知為學之要會永嘉徐子宜為郡教授公慨然挈往從之徐雅敬公留與共學參授後進而訓䋐以語孟中庸大學䋐幼從公誦言觀行漸漬已久至是一聞義理之誘氣竦神悟卒為成材公資稟勁直務質不斲人知不輕為然諾在貢士侍側色莊而氣怡貢士卒號毀骨立事母臧夫人晨興候戶外昏定率至夜分夫人自過江痛家族流離不肉食

公食輒不懌有嘉蔬旨蓄必問奉夫人已否夫人年八十二而卒公老猶致毀與二弟處極其和孺嗚呼公之學其亦異乎世之所謂學者矣享年七十有四元配章氏繼室孫氏前後凡五男六女長男輝次耀次某為叔父某後次黼次黻輝耀某黻尋卒黼今以朝請大夫為軍器監六女各得所歸孫男四人鑄鎰未仕鎬以軍踸任為將仕郎鎔從事郎紹興府司理參軍孫女五人曾孫男女四人銘曰

徐沛之間鄒魯所鄰質實近本故家典刑公生不辰逢世孔填風氣之感則厚且純沖約自持碩蹇亨屯柬周之思西方美人允毅丁公則我思存

承議郎通判敘州李君墓誌銘

余自婚于成都杜氏道雙流必李氏乎館李則余之妻之舅也其曾大父文顯大父庾為里善人父大年承議郎致仕累贈中散大夫娶同郡勾氏贈令人中散有六子長嘉謀為宗正丞世號息齋先生與仲氏嘉猷同舉

乾道二年進士其第五曰嘉量是為君君生之三月而
喪母中散念之以屬宗正教焉宗正博通經子百氏而
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
信不懈君親聞其說而好焉余嘗與之語雖不盡合迨
嘉定十五年春余將造朝過君于里舍君曰吾嘗為子
誦所聞子不吾與余以求諸易盈天地間致用之要無
越乎坎離而大較則體性相須精神互足體不立則性
無以行精不蘊則神無以發余心異之因相與推明本

始究極分際勉之以聖賢之正相語移日不能休以是始信君之所蓄者厚而世不能以盡知之也十七年冬君之子㒽宗忽以書抵余于京曰先君以四月日啓手足于遂不肖孤無以顯揚厥考今葬有日敢以識墓為請嗚呼其信然邪將俟後期以追前語而忍銘君之墓也君字平仲資醇實不事華飾宗正為淳熙朝士舊聞遺獻尚多接識而君得周旋其間况以尚書郎勾公昌泰為之舅劉文節公光祖為姊之夫聞見熏濡趨鄉端

正會科舉不利以宗正任爲迪功郎監嘉定府酒務遂寧府司法潼川府通泉縣令主管夔州路安撫司機宜文字用舉主改宣教郎知漢州綿竹縣通判遂寧府敘州始爲掾於遂議法平恕遂有米粟之征貴輸羸餘而不察其沽濫君請覈沽濫而罷羸餘兵民兩利焉明年當輸民詣郡願得李司法董其事有爲遠官死不能歸者爲經理其喪二女亦各有適通泉捷江歲靡公私之力而民廩廩不適居君躬任其勞築事堅久至于今稱

之緜竹邑大賦繁吏緣為姦比豪猾而愚善良君請嚴
登載授券劑皆無過一日厥明以方楬之凡已輸而未
獲券者使告焉或疑其不可繼公去之日視始至逾篤
以是民無横賦官有餘蓄學校橋梁之政皆以次舉行
最後在遂寧更歴既多裁決滋敏前後漕使者皆俾攝
屬君以郡事辭不許迨轉丞敘南喜曰此吾兄所嘗憇
茇也會以職事之普道暍歸而得疾屬纊之日尚區畫
官事家政如平生年六十有五君為吏三十年居室衣

食不替儒素與人交平實而可久所居官皆以職事見知其長固也而吳德夫獵崔正子與之未有雅素爭先辟舉楊恭惠公鎮蜀徑上其姓名迨選部闕移乃克知之其恬於榮利大抵若此元配唐氏繼室尹氏皆贈孺人子男二人長巽宗次炳宗以後宗正女適迪功郎利州昭化縣尉家寅翁孫男一人思問孫女二人外孫男女四人葬以寶慶二年某月某日墓在新津縣會同鄉艮山之原祔宗正墓右從治命也銘曰

居焉而熙熙出焉而怡怡脫畧於姑可已而黽勉於所當為其晚而有得於已也葢有人所不及知不知奚傷視此銘詞

安人史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冬予得罪南遷明年春行至九江友人家朝南被命造朝其夏賜對便殿擢主軍器監簿秋以喪弟求去遷丞請益力又明年春差知隆慶府尋改簡州予時待放未返朝南道荊州狀其母之行馳書抵靖乞文

以識諸竃葢朝南自先朝賜名今上申詔趣發及是西還凡閱四載而立朝僅十月余謂朝南秉誼据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所以成其親者大矣而奚以文為雖然朝南之請也廑余懼夫文之不足以發也余曷敢不可

朝南之狀曰吾母史氏諱稷字虞卿隋柱國太平公萬歲之後曾大父鄉貢進士愷大父振父允諧妣楊氏母年二十歸我先君不幸三十而没淳熙八年六月乙卯也大酉兄弟五人女為長一日大母蘇夫人問曰能記

而母乎淚棲睫莫能對長者曰母姿閑靚不事膏沐兒所能記僅此耳大母曰汝曾大父運幹府君方嚴家人不見其言笑媪御嘗進葛衣不愜而母先意改為運幹喜與士接而母竭力酒羞雖服用可輟也汝之曾大母而母之族也運幹念外氏飄零嘗問其世墓而母自是歲一展省如運幹臨之吾母程夫人以禮法持家子婦奔走承意惟恐失之見而母必為之康色歲時慶賀奉儀物以獻如弗勝而精巧絶人其事吾舅吾母若是事

我可知吾不能悉數也昔者我疾而母朝夕卧內膝行進藥久而疾間膝有瘢焉吾識之今弗忘語已顧女兄曰婦道不當如是乎而母師也及大酉齝齕粗省事每侍先君常曰吾大父年八秩寢食必我俱訓言娓娓而母時起躬奉温凊敬事不怠大父憐之曰天何以報此婦也汝生三秊大父卒猶謂而母曰爾事我善報其在是夫先君言之於邑曰使而母不孤吾大父之望是在汝已先君嘗挈大酉過舅氏見者輒泣下曰而何以報

而母乎自歸夫氏事重親拊而兄弟至忘其身之疾歳時來寧尚嫁時衣也人謂弗堪而母無幾微見於言面則又人所甚難而何以報而母乎嗚呼大酉尚忍言之賴吾母之澤嘉泰三年齒一名于進士籍母之歿逾二十年男女婚嫁之事僅畢未有以葬也開禧俶擾從三嵎陳勤節公咸出入戎馬間轍不及息僥倖陞朝則姑待之又庶幾澤及吾母也嘉定八年大酉試邑成都上祀明堂吾母贈孺人將以命書之副告而卜葬焉未及

滿戍而先君棄諸孤矣徒跣行營于青神縣之長泉曰
絡遠鄉母所居里也命龜惟某山食問遠日惟十二年
四月癸酉食是兆益考志也孰知遂與吾母偕葬乎除
考喪之明年南海崔公與之帥蜀以大酉長幕府未幾
薦士復先焉大酉敬共夙夜不敢墜厥緒今幸有以歸
見先墓昔者吾父之葬劉文節公既為銘之子之知我
不後劉公幸有以紓吾哀也某自孤露以來見人之思
親則惕然以傷不自知身之㑹此咎也讀國風至凱風

陟岵河廣讀小雅至小弁蓼莪輒廢卷每謂彼以勞苦廢養以讒毀見逐皆親在而子一旦攜離之暫耳其詞已悲傷不自聊若此一日讀韓文公哭兄子文至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嫂指愈父子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兄子尚幼不復省記愈雖能記不知其言之悲某為之涕下不能止嗚呼未知情於文生文於情生而涕何從出乎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今乃至眉目間畧不及訾省僅從其大母若考聞一二言行以求銘然則朝南之

請也余寧能恝然乎乃不果辭朝南之考君某以封承事郎卒今贈朝請郎母以贈孺人葬今贈安人三女長未笄而卒次嫁張子辰次孫景舒嘗貢于鄉二子長即大酉今朝請郎知簡州次震巳嘗與鄉舉以父命後族父不幸死矣子之季曰丙仲女之季嫁蘇烝則繼母今程安人出也内外孫曾十餘人銘曰

望秋而變衰既去先時方春戢暉孰阸而摧祭以大夫之牲斂以内子之衣人謂母榮孰知子悲

太孺人吳氏墓誌銘

寶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粤人孫之宏與余雅相善也一日泣而謂曰之宏不天夙喪我先君吾母撫諸孤凡二十有四年而又棄之厥既得卜祔于吾父之兆而未有以銘也敢惟子也請余曰子善自飭以成其身兹其為銘大矣曰是敢不勉雖然之宏之窮毒人有不及知者我先君之五世自山陰徙餘姚皆力穡自給伯父早卒大父修職某大母胡夫人年浸高先君獨任家事褚

無私藏吾母承順其志雖餘財巾幣恬不訾省得故衣敗絮亦與家婦陸氏尺裂而均之訖先君之世聚居雖睦無間言先君肆力於學州薦其名盃從師友講肄兀兀窮晨夜或尋師他州動涉旬歲吾母服勞饋事不以累先君君性素剛母問戚疏必覘其所趣而進退之吾母務為涵覆承寧族婣賙衈鄉黨人人交相得也之宏兄弟年少長又俾負笈千里以赴師友之會多一時知名士課督諸孫察其少進則喜見詞色不靡衣食不事

游觀不溺佛老惟致嚴於宗室之奉歲時夙興行事子婦若孫咸在翼翼如也之宏舉進士試吏為某官薄祿不足養也吾母處之裕如聞楚扑聲則曰焉事此聞得其情以告則懌晚歲聽聰視明德性弘裕未嘗有厲聲疾呼會水心先生葉正則葬有日之宏往會吾母曰其已事即反四月之吉起盥洗簪珥家人咸集忽指頭何岑岑若是肘扶就枕已眩不起哀哉之宏猶未反室終天之恨九殞莫贖脫又無以銘之於吾心獨無恨乎余

瞿然謝曰如子之言子之先君子上順父母旁睦兄弟下宜子孫則先夫人渠承之力是烏可以無紀周公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孔子大之曰父母其順矣乎夫道行於家而妻子好合此刑善之著也則兄弟以和室家以宜子孫以樂順親之道孰大於是非所謂風自火出者乎世降俗薄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而家道以睽子孫是效者往往而是嗚呼聞夫人之風余懼夫詞之不令也以為

神羞雖然余曷敢不銘夫人吳氏世為餘姚著姓父諱端禮贈武義郎母喻氏封恭人夫人子男四人之宏今以承直郎新荆湖南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次之亮鄉貢進士先夫人卒次之震從荆湖制置幕州得官知郢州長壽縣次之穎女嫁知某州史彌忠孫男九人自中鄉貢進士自道自明自昭自誠自牧自强餘未名孫女四人長嫁新晉陵縣丞趙與昭次外孫史巍之餘尚處夫人生以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卒以嘉定十六年四月

癸酉朔葬以十月壬午墓在某縣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士不遇曷其望維述之良式扶而將淺于泳兮深于方

既順乃祥厥基允荒詒子孫世其慶

朝議大夫知叙州魏公墓誌銘

予少與從父弟嘉父同居共學季父朝奉府君蚤與鄉

舉孝友温任性不違物嘉父年十三四已能左右幾諫

少長知自力於學嘗從師學舉子業既而悔之曰是足

為學乎聞郡人李中文坤臣以明經教授鄉里除館致

之中文喪明臥輿飲食嘉父扶相必親葢自聖賢傳心之要以及近世周程邵張諸大儒所講精體實察窮晨夜弗懈或嘲其不切於科舉嘉父曰安有本厚而末弗滋者乎學益力辭益贍舉嘉定四年進士調廸功郎眉山縣尉上事之八月予被命守眉乃兩易綿竹縣主簿為吏廉明嘗攝法曹以持法忤守意守不能難反以是見知檄受民粟先是廩人額外苛取曰例錢嘉父白守盡蠲之予守漢日使民自執槩量不取贏嘉父白守曰

願守前規守又不能難總領財賦聞其才辟贍軍酒庫
僅視事改辟幹辦公事金人入邊遣屬駐漢中糴餉嘉
父生男四日弗子而行十二年四月丁卯貴卒稱亂嘉
父挺身勞師少保安公開宣威府嘉父之果州趣公赴
鎮公壯之賊平上功詔減二季磨勘尋以舉主改宣教
郎安公謂嘉父習知邊圉俾穵金之上津予時以心制
里居嘉父固辭辟命請待班見凡家食二年予讀三禮
招中文與處嘉父參焉士無遠近負笈來觀各有相長

之益五年崔正子與之帥成都辟知新繁縣縣有祖宗原廟四孟月吉日至郡有朝饗遣屬諸縣陳疏食用道流而倡舞于庭嘉父曰是不褻神黷祀乎縣請于郡郡上于朝下奉常給太廟彝器法服圖而班之嘉父范金製帛如式凡用泉八百萬又給樂章嘉父遣二人詣太常肄業予時為卿命工授之嘉父即大門外為藏及時蒇事民聽一新大修縣庠扁堂曰師立朔月月半謁先聖先師合縣之秀茂讀中庸大學聽者各足其分退而

輯成書學有闕氏田租百餘石久乃隷常平司會使者張義立方行縣嘉父白歸于學縣未有社倉嘉父節縮浮蠹得錢三百萬為糴本使者以其法風他郡行之通判成都府會簡州闕守制置司檄兼攝百廢具脩而去之日府藏之儲視前增倍詔再任成都即解郡還次制置使辟知敘州敘空官久攝事者不為遠謀先是横山砦之諸氏其最蕃曰始鵐始鵐之諸族其最肆曰隔桂仍歳大入為患嘉父曰吾守封于此而民不得安土吾

恥之乃請于連帥楊叔禹汝則假師隣郡俾通判居守而躬率將士問寇罪不敢拒師十一月壬辰分師以入七戰殲其衆戮其渠率寇勢窮蹙即面縛軍門誓毋反歸先所侵疆凡四十八邨及民畜甚衆十二月庚子受降辛丑班師數安南知堡狄厚叔責國誤師之罪斬以徇是役也用州卒寇軍及瀘榮人凡四千糧三千石錢六千萬捷聞詔增三秩將士以次進律有差嘉父自以職分所當為拜恩感激益思報効蠲復業之租以實邊

圍糴旁郡米以活飢民作止戈堂以簡師徒創備邊庫以擬緩急制置使上其功狀詔令再任嘉父嘗請移安南堡於風洞市以制諸寇至是報可方鳩工經始會北邊被兵制置司徵米五千石嘉父念邊民之困出少府餘財代輸制閫知之為盡蠲之憂邊勞肆蓋自是得疾矣九月末猶力疾調丁築新砦皆手畫口授軍吏奉以從事十月既望拜朝議大夫尚能跪起周旋如他日丁丑疾病卒于州寢臨終尚諄諄疆埸之事一語不及私

嘉父蚤晤夙成孝友温任儼有父風自以禄不逮親每拜一官輒感愴終日春秋嘗祀如或見之嘗讀禮至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諷味不能釋名先墓之廬曰果善堂又自為果齋劉文節公為銘李中文記之紹定元年大比時有為臨川陸氏之言者往往假竊近似足以欺庸有司嘉父慮學者貪高成習乃與新都令郭方叔黄中控于提學司請諭有司毋以是取人將自科舉取捨以杜其漸士聞風丕變正學得不泯經史傳記諸

子百氏皆嘗校讎鉤纂益昌之亂委于兵火今僅存者讀書日記二十卷雜稾十卷巴江中庸大學講義二卷嗚呼嘉父所志所學蓋將以千載自期行方而氣和見義必為視人有不獲必起而援之其曰果善蓋允蹈焉世率以學行詞章吏事若不相涉蓋曰格物窮理脩身齊家者動必古訓關於事情為詞章必迂為吏事必疏號曰文士曰能吏雖不學無行不害也不知今之為學負與古異今之文古所謂辭令之政古所謂事今之才

則古所謂佞人壬人也夫使學而本諸真知著于實踐則發為辭辭則而理施之政政裕而密非今之所謂文與才也謂予不信則如嘉父者亦眇然一儒生耳其辭達其事治皆為世所推許然則非本厚而末滋者乎魏氏世為邛之蒲江人嘉父名文翁父諱孝壽贈朝奉郎母高氏贈宜人由朝奉而上祖諱華曾祖諱大昕則皆某同出也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年五十有一取同郡韓氏迪功郎致仕起之女封恭人三男子强恕恭愿

進忠恭愿以後其叔父及翁女子二人未嫁予歸自靖
强恕兄弟拜泣而請曰自伯父之南遷也我先君貳成
都守叙南皆除館以望歸去年八月聞伯父被命西還
丙夜得書時已被疾猶亟出觴客以識其喜令伯父優
游林泉先君不及見矣墓門有石舍伯父誰宜予斂泣
言曰諾哉墓在普慈鄉仁惠里乾山葬以紹定五年七
月丙午銘曰
姿金玉兮言穀粟兮生何篤兮天沃沃兮�其暴兮命

何感兮誰痛毒兮奪之速兮民無禄兮匪我獨兮

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墓誌銘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斯録之故有復有重有銘物有烝彝鼎上之報功也有大烝有銘常有追襚有策有誄有謚逮其降也勒文於窆石曰碑然而鮮不浮譽而溢美漢人已謂碑銘惟郭有道無愧然則自有道之外皆愧也予雖不佞不敢冒所愧以訣墓而有德有言足以命之曰無愧則僅僅見焉今銘楊公叔正其一也開禧三

年吳曦以蜀叛成都路安撫使楊公輔會僚屬議同官三十餘人愕視莫敢發公時攝府學教授獨誦言今日之事當計逆順不當計禍福僕言是則正名討罪曷為弗克不然願與先生死此以報國楊公壯之未決也公泣下嗚咽請致為臣而去賊平部刺史陳邕上其事特詔遷一官又十九年湖州寇潘丙援濟王以叛有司當正以法議一及之輒中其禍於是廷紳捫舌緘定元年公以戎監對垂拱殿謂去歲風雨為暴水潦潰溢此陰

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誘曰霅川水患之慘桀之餘烈也嗚呼尚忍言之後又以理卿對遂申前説謂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而輕於絶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雍熙初元秦邸殁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録用其子極其存恤之意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他日憂何聖世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嗚呼明君臣之分厚兄弟之倫是

雖人所當言而利誘物遷不反是為非則舉細遺大公能循理盡分使頑者惕懦者立事君持身之槩若此吾銘可無愧矣公諱泰之叔正其字也系出漢太尉震在唐居長安靜恭里廣明中國子祭酒贍從僖宗入蜀其徙眉青神則自鑑始五傳至鑑五與鄉舉以三禮釋褐公之五世祖也曾祖考芳揆祖考封朝奉郎累贈中奉大夫考虞仲中大夫充秘閣修撰致仕累贈宣奉大夫修撰公兩名不起謝事凡十又六年蜀人高之妣史氏

封安人累贈碩人修撰守巴州兼山黄公裳為通江尉俾公受經公尚幼黄器重之楊致一天倪劉子野真史鴻漸漸皆以經術教授鄉里公歴登其門皆列高第家故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讎年十二三後卧不設榻者幾十歳讀書必及諸實踐舉斯世聲利無足以動其心者初以郊恩補官慶元元年與兄似之同奏名類省試明年調瀘川縣尉兩易什邡再為緜州州學正轉丞羅江縣改宣教郎知嚴道縣特差知廣安軍未至丁父艱免喪

知富順監知普州繼知果州名赴行在除工部郎中遷
軍器監大理少卿補外餘年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
觀疾篤以本官致仕積官自迪功郎至朝奉大夫始仕
什邡與使者辯獄事不屈使者賢而舉之教授左綿爰
職事之窾籍自郡守之客始守不可公徑上提學司求
避易石泉軍教授其在羅江制置司檄置幕府適長沙
吳公獵諭蜀公遺之書曰使曦為亂而士大夫不從必
有不敢為既亂而士大夫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

為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為也每請間論事帥為改容
或疑嚴道不易治公曰清以莅之何縣之不治郡守鋭
意興作徵索無旣先是邑輸免役並折官價守吏理見
緡公數白不聽遂以所當得白直錢與令所得酒人稍
食日為錢四萬有奇對償會嘉定倅貳闕以公攝事時
白崖砦將王壎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寘壎于法或又
謂羅長五諸人實導之當坐死公訪知夷都實遍利店
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聽乃請于制司去

所居官制司以議舍檄公公但還雅安公自為小吏與大官抗聲辯是非無所禮遜四川宣撫使安公丙嘗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某之子當逆臣之變匏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任滿赴都堂審察公以親老辭行詔以廣安倜之在富義視事三日即出相告僚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闕西湖舊有堂名景濂公易以君子而記之曰堂既作而旋廢已廢而復興嘗攷其故則以中遭僞學之禁爾夫周張

二程崛起千載使聖人之學炳如日星其有功於天下後世甚大其徒不曰此孔孟之學也必曰此伊洛之學使人得以集矢於其的苟寄意於君子則自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疇忍壞之學者歎其遠識郡之府廩充牣籍其數以康困惠死舉生其後去郡又以禄廪數千緡予鄉里以千緡為義莊晉以叛卒之擾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公力白宣撫使安公盡蠲其賦凡少府用度悉從減省在郡凡輸邊二萬緡蠲賦如之振貧賙

厄半之安公復上諸朝名赴行在所公固辭詔差知果州任滿日赴行在果以畸零錢久為民病公會一年經費儲其贏以為諸邑對減厥數甚夥遂上尚書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蓋吾同年友張義立方實自發其端而公踵行之凡四方禮饋辛不以入私帑與民約劑而為之息名長生庫以贍嫠獨民至今德之上嗣服申前詔趣行實寶慶之元也明年三月乙亥入對後殿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

私意無奪於邪說以救蠹敝以新治功次謂本朝德澤
涵來斲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為國次論陛下以直言
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士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
梗士氣益消循循嘿嘿浸成衰世之風為國者何便於
此上奇其對顧問再三越翼日除工部郎中時吾友真
希元洪舜俞張行父王萬里新以言得罪予坐遷靖徐
純忠胡季昭遷象公來自遠方首及之繇是中外臣民
聞風興奮相繼言事無所避忌逮淮東之變鬱攸之異

言者益衆其端自公發之後四月當對公奏三十年間士大夫之論不過三言而已為安静為用中為更化安静則茍偷也用中則模稜也更化則疵政尚多何更化之有又謂兵端作於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民之常心未失也兵端再作於十年之後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為篤論三年遷軍器監時蜀有寇難勢張甚制閫下令棄階成和鳳天水五郡撤戍退屯令四川制置副使趙敏若彦吶時帥漢中以據干城而軍孤援薄二三

公亦郵書奔告用蜀者嫉忌滋甚陷以深文詔下四川制置司獄公為書帥蜀人扣政事堂或曰是將為趙累公曰非畏累趙畏累身耳自為書上之引來俊臣羅告狄仁傑對獄事為證又請以身任其無他事得勿治嘗以詩為相君壽有云潭潭位槐鼎既閲二十年治效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甸飢餒切三陲烽火連人意苦不紓生理絶可憐聞者韙之紹定元年三月又對其畧曰自去歲風雨為沴田廬不存饑饉流離人或相食疫氣

債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證狀曰巽不可謂
細故也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使忠直之言日聞而憸
佞之說不至慘刻之人不用而忠厚之論得伸一掃賄
賂貪墨之習而為禮義廉恥之歸上首肯再三冬孟之
間又對朝拜疏夕補外過辭相君為書大畧謂宰相職
事無大於用人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恢容人之度審
取舍之擇而已又曰慶歷間呂文靖為相歳月最久孫
沔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而呂夷簡無一言

以啟沃上心以諂佞為君子以姦邪為羽翼是張禹不
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末又引史越王事勉相君
毋用聚斂之臣殘酷之吏聞者為之縮頸明年六月至
重慶愷悌之政如三郡峽多盜官利其覺籍虛而粥之
民民不願也則臨之以威於是土曠民窮者衆公曰是
驅之盜也斥餘法用從制司市官田募民墾耕置廪居
租以贍貧困雖嘗為盜者亦周之期以自新俗用大變
紹定三年夏四月公聞乞歸得請疾且病矣辛巳即自

力登舟丁亥始被命五月壬辰朔假館于江津趙氏癸
卯卒得年六十有二諸孤跣護喪車以七月癸卯脫輤
于廟公壻于舅故承事郎丙之女三男子森先卒埴迪
功郎前監順慶府酒稅埏將仕郎一女子許嫁閻叔恭
將仕郎孫七人長續曾以致仕恩奏名孫女四人長適
魏恭愿予從父弟文翁之子也餘尚幼四年九月丁酉
埴埏以母命葬公于縣之玉臺鄉坤山公峻而裕介而
不倨飲食作止有常無疾聲遽行立必正方不苟呰笑

祀饗必躬畧采古禮行之居官薦士惟其可非是雖達
官貴人莫奪也前後三被命名申命者再凡四辭乃就
及位朝著甫三月而求歸不獲則請謝事其不苟就盍
若此然濟時行道之心未嘗不汲汲小試郡邑間贍學
助邊代輸蠲賦以至買田屋居養孤獨之類為錢凡七
千萬有奇捐已禄以償官類不在焉惜其所施僅止此
所著書有克齋集百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
著五卷類書有春秋列國事目十五卷公羊穀梁類五

卷易類五卷詩類三卷詩名物編十卷論孟類七卷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凡為卷七十有四歷代通鑑及本朝長編類又二十五卷東漢名物編三卷詩事類八卷集諸儒易解為大易要言二十卷皆手自編綴也某得罪南遷遇公於于湖語及國事公憂形于色曰僕必不為久計也後以書至靖曰事有大於巴陵者乎不可舍而及也予益信公之愛其君以忘其身也後二年予被命生還則公卒且葬矣中道得埴埏書曰父

之竁未有銘公也知我父者父亦深知公敢百拜以請某每惟世降俗薄人之蒙諂負義婾阿集垢以終其身者形存而氣腐公也伸首萬物之上語嘿出處惟義是比則今雖去世生意未泯乃銘曰

千夫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尚於叔正見之悼九原之不可作惟正理具存人心孰非廣居而安宅苟吾分所當言奚利害之究度烱日星其並爽質鬼神而無怍

鶴山集卷八十一